



● 女作家小说选集

长夜萤火

梁山丁 编

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



1247.1

211

女作家小说选集

长夜萤火

梁山丁 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东北沦陷时期作品选

长夜萤火

女作家小说选集

Changye Yinghuo

梁山丁 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80,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6 $\frac{1}{2}$ 插页：2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责任编辑：郜文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杨丽珠

统一书号：10158·980 定价：2.50 元

带雪冲寒折嫩黄

(前言)

梁山丁

鲁迅说：“石在，火种是不会断绝的。”①

把“五四”新文学的火种，撒在东北大地上的拓荒者们，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把“普罗文学”的火把，照亮祖国北方的先驱者们，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那些不畏严寒，不惧风雪，在东北沦陷的漫漫长夜里，前仆后继把新文学的种子播在荒芜土地上的耕耘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诗人巴莱说：“只要下种，就会长苗！”“多播下与人类有用的种子，结出可充人饥的果实。”②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巴莱以笔代剑，经历过残酷的斗争，牺牲在敌人的监狱里，成为革命烈士。可是，他的遗言仍然响在我们的耳边，鞭策着我们，鼓舞着我们。

今天，当我们把这本小说选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

1977/10

• 1 •

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他，把新文艺的火种撒在东北大地上；是他，象一只矫健的海燕，在暴风雨中搏击长空；是他，在默默中鼓舞我们，到处搜寻这些“可充人饥的果实”。如果说，这些作品是从贫瘠严寒的土地上收获的果实，它们确实曾经温饱过那一代人的饥饿。

今天，我们能重读到这些作品，不能忘记那个最黑暗的年代，不能忘记那些流过血汗的拓荒者、先驱者、耕耘者。

二

这本书里搜集的作品，主要是从九·一八后东北各报刊上遴选出来的。这八位女作家可以代表抗战前和抗战后的两个阶段。悄吟(萧红)、刘莉(白朗)两位著名女作家，是代表“七七”抗战前的，我主要选她们在东北发表的作品，因为我和她们是同代人，比较熟悉她们。她们是东北女作家中的拓荒者，读者会从她们早期的作品中寻到她们艰苦跋涉的足迹。

抗战后的女作家中，我选了梅娘、但娣、吴瑛、蓝苓、左蒂、朱媿她们几位当时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较深刻地反映了东北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受压迫、受凌辱、受歧视的悲惨命运。她们用女性细腻的笔触，描绘着带有血腥气的生活细节，是发人深思的。

东北女作家，大部分是土生土长在东北这块土上的，尽管有的离开东北，但仍然怀恋着这块土地，这块哺育她们成长的故土。

一九三四年悄吟被迫走了。一九三五年刘莉被迫走了。一九三七年但娣走了。一九三九年梅娘走了。一九四三年左蒂被迫走了。可她们怀恋故土的激情却从她们的作品中流溢出来。

悄吟死在香港，吴瑛死在南京，左蒂死在北京。现在她们的作品在她们的故乡重新发表了，这对逝者也是一种纪念。

东北沦陷十四年中，共出版女作家文学作品九种。最先出版的是悄吟的《跋涉》，其次是孙敏子（梅娘）的《小姐集》，吴瑛的《两极》，梅娘的《第二代》，但娣的《安荻和马华》，杨絮的《落英集》、《我的日记》，最后出版的朱媿的《樱》以及左蒂编的《女作家创作选》。

半个世纪以前，勤劳坚韧的东北妇女，在文学创作上发挥才华的不仅仅是选在这本书里的八位女作家。她们还有陈涓、冰壶、苦土、君颐、乙卡、田纓、簪缙、单蕙、璇玲、杏柯、林潜、鄂岚、南吕、叶子、季树芬、契之、弓长女士等。她们在散文、诗歌、戏剧创作上均获得一定成就，她们通过自身的——女性作者的感受，写出了有各自色彩的作品。以后，我还准备再编东北作家散文集、诗歌集等，请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供给广大读者和东北文学研究者欣赏与探讨。

三

蓝苓，在她的小说《夜航》的前面，呼喊者：

被生活摒弃的
是那些摒弃了生活的人们
艰辛的夜航者呵
紧握着生命的桨
你该坚强地划向前面
毗连着黑夜的
是那白昼的边缘

朱媿在她的小说集《樱》前面，这样歌吟着：

我不过是大地涯涘的一条小河

我不过是榛莽丛中的一株小草

一任潺湲地和寂寞地生长

没有谁知道也不必谁知道

只要永远涸竭不了河床

只要绿色的叶子上还留有一点点芳香

这些女作家的声音，是在东北沦陷末期发出来的，我们读她们作品的时候，应该理解她们是在怎样对待生活，怎样对待自己。

但娣的小说《售血者》重新发表在《东北文学研究丛刊》时，编者说：“可以看看当时的东北文学，是怎样在日伪高压下挣扎出来的一种文学。”“这文学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是在高压下求生存文学。”

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但娣、梅娘等，有过这样的评论：“不管怎么说，那是暗夜里的灯火，沉寂中的呐喊，显示着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大潮在沦陷期的东北并未中断，即使化为潜流吧，它也是在滚动着，前进着，呼啸着！”^③

这评论是公正的。

一位写过东北文学史的作者，在《东北沦陷期文学概况》^④中说：“十四年的沦陷并没有产生过光耀文史的金元杂剧和清朝一代的古典名作；也没出现过关汉卿、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但从这一时期的作品看，都继承了五四以来祖国文学革命的优良传统，绝大部分都能从现实出发，有明确的爱憎，比较接近劳苦大众。对受奴役被迫害者有强烈的同情，因而敢和敌人站在对立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在沉重的民族灾难里，人民生活的痛苦与悲惨，为我们展现出当时统治者宣扬为‘王道乐土’的虚伪性。”

这评论也是正确的。

有的人把东北沦陷期的文学视为禁区，甚至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那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公正的。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注意到东北沦陷期的文学^⑤，这是个很好的开端。这符合历史的真实。

有的人在研究抗战时期文学发展的几个特点时，指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各种各样的错误，有些可能是由于偏见，但也有些是出于无知。因为我们对这些地区文学的无知，过去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推理，认为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东北沦陷区的文学，都是为敌伪的侵略目的服务的，或者是色情颓废的，对它缺乏具体的分析。”^⑥

这种文学研究上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值得欢迎的。

过去曾买空卖空的评论家们，我们愿意他们认真地读一读这些产生在沦陷时期的作品，给予公正的评价。

现在有人大声疾呼“要填补现代文学的空白”，“把埋没了的文学财富发掘出来，丰富我们的文学宝库。”^⑦

这标志着我国的文学事业，正朝着“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宽阔道路前进。

四

这本女作家小说选集的出版，要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因为这本书是在他们的热心支持下编辑出来的。感谢诗人厉风为本书题名《长夜萤火》。但娣来信说：“这书名使我想起那一盏盏萤灯，飞的灯，把黑夜划破，使这漫长黑夜发出璀璨的光……”

这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为它提供资料的文艺界朋友，女

作家田琳给予很大帮助，为本书抄写的同志，对编辑这本书也起到很大作用，在此表示谢意。

在编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宋朝诗人韩琦的迎春花诗：
“覆栏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迎得春来非自足，百花
千卉共芬芳。”它抒写出我此时的心境。

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于沈阳

①见《鲁迅全集》第六卷四三五页。

②见《金钊庸诗文集》九十页、九十二页。

③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三年第四辑二十七页。

④见《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四辑一一四页。

⑤见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四〇四页。

⑥见《抗战文艺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辑。

⑦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三年第四辑。

目 录

梁山丁

带雪冲寒折嫩黄 (前言)

悄 吟

王阿嫂的死·····	(3)
两 个 青 蛙·····	(13)
夜 风·····	(18)
镀金的学说·····	(27)

刘 莉

叛逆的儿子·····	(37)
轮 下·····	(51)
四 年 间·····	(78)

梅 娘

侏 儒·····	(111)
黄 昏 之 献·····	(128)
春 到 人 间·····	(140)
行 路 难·····	(151)
蚌·····	(158)

但 娣

风	(219)
砍柴妇	(223)
售血者	(229)
忽玛河之夜	(238)
安荻和马华	(242)

吴 瑛

翠红	(305)
滑街	(313)
墟园	(322)

蓝 苓

端午	(349)
日出	(354)
夜航	(363)

左 蒂

柳琦	(391)
窄巷	(400)
异乡人	(414)
不屈的人们	(427)
没有光的星	(436)

朱 媿

大黑龙江的忧郁	(459)
小银子和她的家族	(478)
渡渤海	(492)



悄 吟

王阿嫂的死
两个青蛙
夜 风
镀金的学说

悄 吟 简 介

悄吟，原名张廼莹，现名萧红。曾用笔名：悄吟、田娣、玲玲、萧红等。一九一一年六月二日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病逝于香港，终年三十二岁。

《王阿嫂的死》是她的处女作，一九三二年，发表于哈尔滨《国际协报》。《跋涉》是她与三郎（萧军）合著的第一部小说集，出版于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她被迫离东北去青岛，转上海，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死场》，散文集《桥》，小说集《牛车上》等。后去香港，出版了长篇小说《马伯乐》、《呼兰河传》，发表了著名小说《小城三月》。

《生死场》已被译成英、俄、日等几种文字，《呼兰河传》被列入伦敦出版的世界文库。

王阿嫂的死

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野甸上的花花草草，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

雾气象云烟一样蒙蔽了野花，小河，草屋，蒙蔽了一切声息，蒙蔽了远近的山岗。

王阿嫂拉着小环，每天在太阳将出来的时候，到前村广场上给地主们流着汗；小环虽是七岁，她也学着给地主们流着小孩的汗。现在春天过了，夏天过了……王阿嫂什么活计都做过，拔苗插秧。秋天一来到，王阿嫂和别的村妇们都坐在茅檐下用麻绳把茄子穿成长串长串的，一直穿着。不管蚊虫把脸和手咬得怎样红肿，也不管孩子们在屋里喊叫妈妈吵断了喉咙。只是穿啊，穿啊，两只手象纺纱车一样，在旋转着穿。

第二天早晨，茄子就和紫色成串的铃铛一样，挂满了王阿嫂的前檐；就连用柳条编成的短墙上也挂满着紫色的铃铛。别的村妇也和王阿嫂一样，檐前尽是茄子。

可是过不了几天茄子晒成干菜了！家家都从房檐把茄子解

下来，送到地主的收藏室去。王阿嫂到冬天只吃着地主用以喂猪的烂土豆，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王阿嫂的嘴。

太阳升起来了，满山的雾气退去，男人和女人，在田庄上忙碌着。羊群和牛群在野甸子间，在山坡间，践踏和寻觅着秋天半憔悴的野花。

田庄上没有了王阿嫂的影子。竹三爷每天到广场上替张地主支配工人。现在他派一个正在拾土豆的小姑娘去找王阿嫂。

工人的头目，愣三抢着说：

“不如我去的好，我是男人，走得快。”

得到竹三爷的允许，不到两分钟的工夫，愣三跑到王阿嫂的窗前了：

“王阿嫂！为什么不去做工呢？”

里边接着回答：

“叔叔来得正好，求你到前村把王妹子叫来，我头痛，今天不去做工了。”

小环坐在王阿嫂的身边，她哭着，响着鼻子说：“不是呀！我妈妈扯谎，她的肚子太大了！不能做工。昨夜又是整夜的哭，不知是肚子痛还是想我的爸爸！”

王阿嫂的伤心处被小环击打着，猛烈地击打着，眼泪从眼睛转到嗓子里去。她只是用手拍打着小环，她急性，意思是不叫小环再说下去。

李愣三是王阿嫂男人的表弟，听了小环的话，动了亲属情感，跑到前村去了。

小环爬上窗台，用她不会梳头的小手，在给自己梳着毛蓬蓬的小辫。邻家的小猫跳上窗台，蹲踞在小环的腿上，猫象取暖似地迟缓地把眼睛睁开，又合拢来。

远处的山反映着种种样的朝霞的色彩，山坡上的羊群、牛

群就象小黑点似的，在云霞里爬走。

小环不管这些，只是在梳着自己毛蓬蓬的小辫。

二

在村里，王妹子、愣三、竹三爷，这都是公共的名称。是凡佣工阶级都是这样简单而不变化的名字。这就是工人阶级一个天然的标识。

王妹子坐在王阿嫂的身边，炕里蹲着小环，三个人寂寞着。后山上不知是什么虫子，一到中午，就吵叫出一种不可忍耐的幽咽和凄怨的情绪来。

小环虽是七岁，但她就和一个少女般的会忧愁，会思量。她听着秋虫吵叫的声音，只是用她的小嘴在学着大人叹气。这个孩子也许因为母亲死得太早的缘故？

小环的父亲是一个雇工，在她还没生下来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死了！在她五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又死了！她的母亲是被张地主的大儿子张胡琦强奸后气愤死了的。

五岁的小环，开始做个小流浪者了！从她贫苦的姑家，又转到更贫苦的姨家。结果因为贫苦，不能养育她。最后她在张地主家过了一年煎熬的生活。竹三爷看不惯小环被虐待的苦处。一天王阿嫂到张家去取米，小环正被张家的孩子们打破鼻子，满脸是血。王阿嫂将米袋子丢落在院心，她走近小环，给她擦着眼泪和血。小环哭着，王阿嫂也哭了。

有竹三爷作主，小环从那天起，就叫王阿嫂做妈妈了！那天小环扯着王阿嫂的衣襟来到王阿嫂的家里。

后山的虫子，不间断的，不曾间断地在叫。王阿嫂摸着鼻涕，两腮抽动，若不是肚子突出，她简直瘦得象一条龙。她的

手也正和爪一样，因为拔苗割草而骨节突出。她的悲哀象沉淀了的淀粉似的，浓重并且不可分解。她在说着她自己的话：

“王妹子，你想我还能再活下去吗？昨天在田庄上张地主踢了我一脚。那个野兽，踢得我简直发昏了！你猜他为什么踢我呢？早晨太阳一出就做工，好身子倒没妨碍，我只是再也带不动我的肚子了！又是个正午时候，我坐在地梢的一端喘两口气，他就来踢了我一脚……”

擤一擤鼻涕她又说下去：

“眼看他爸爸死了三个月了！那是刚过五月节的时候，怀孕才四个月，现在这孩子快生下来了！咳！什么孩子，就是冤家，他爸爸的性命是丧在张地主的手里，我也非死在他们的手里不可。谁也逃不出地主们的手……”

王妹子扶她一下，翻动一下身子：

“哟！可难为你了，肚子这样大，你可怎么在田庄上爬走啊！”

王阿嫂的肩头抽动着加速起来。王妹子的心跳着，她在悔恨地跳着：

——自己太不会说话，在人家最悲哀的时候，怎能用得着十分体贴的话来激动人家悲哀的感情呢？

王妹子又转过话头来：

“人一辈子就是这样，都是你忙我忙，结果谁也不是一个死吗？早死晚死不是一样吗？”

说着她用手巾给王阿嫂擦着眼泪，揩着她一生流不尽的眼泪。

“嫂子你别太想不开呀！身子这种样，一劲忧愁怎么行？你看看小环也该宽心。那个孩子太知好歹了！你忧愁，你哭，孩子也跟着忧愁，跟着哭。倒是让我做点饭给你吃，看外边的